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十四



十七史策要

晉

十七

眉山新編兩晉策要

晉書六

劉頌上封建考課疏

頌字子雅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武帝末年除淮南相在郡

上疏曰

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
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
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
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
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摠棄於常察如有足採異補乃
一伏見記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
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
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魏魏成業三五之君殆有懃德何則
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也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

二百六

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割輕庸蜀險絕此變弊之所出易
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
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
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
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天地用懷不靖今得長
王以臨其國隨才受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
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且宜取同姓
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
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雅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
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
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
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
以期輝幸遇無諱之朝弟嘗抗疏陳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
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



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效斐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乃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矣。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華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欲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綱常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更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声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遺。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鉅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監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

二百六

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於所以為政。矯世眾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而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前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日。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无慮乎。意者臣言。豈不以此。聖心夫願。惟乃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无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豈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无遺憂矣。夫至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負。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至王惟終始之弊。權証董之。

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
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
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
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
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
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
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
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昔呂氏
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
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衣食租奉其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
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
建成國之制祿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
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
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或國相持之
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咸吳可謂格天地土廣
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為臣妾四海之內始於今日且承大
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司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
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
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
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
也且以閭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
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效相反邪正相替其故何也
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
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
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歸蒙先哲之遺緒得中
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
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事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
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

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
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
立相持之勢以禦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
其上群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
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
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
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
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
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
維帶京邑若苟藏禍福揚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
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恭壽之
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祿傳之無窮上下一心
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
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取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
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
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
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於其所
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
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
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
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
親者得轉更近十世之表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
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溼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
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
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
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
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實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
故當因特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

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須設也須盡
甲器械既具群目乃服綵章倉庫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
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
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
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
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
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罰
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
侯權其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
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
皆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
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
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數與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
則群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
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
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與滅繼絕之序故下
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
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
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
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
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再書
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
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
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且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
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
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
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
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

王大誥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知富者必先自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則不矜。不矜然後廉。取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出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途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趨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此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无同侈之中。猶有其素。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紉已繫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世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為。非憚日昃之勤。而靡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且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間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受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適目下之譴。言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禦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諉。功不可誣。功下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諉。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務也。臣竊慮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察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間劣不得。以口。言。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及。即群司。漸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莫分。下

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以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之。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豈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豈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比其微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各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百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獨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太僕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摠。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然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從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凡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王。賞罰繼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在。勤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察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料。體宜小異。獄官雅實。法吏雅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若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蓋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研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表。富以盡公。則害政之蔽。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其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流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

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致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其素。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別者也。故君子得全。蓋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輕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損。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曷而前旆充。纘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諱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墻。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斲。不可以為政。比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營。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政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曰。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遠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晉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後巡至。今獲年未改。百姓雖身可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廿沒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曹父。商子。比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三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北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適在昔。故急馬牛。勿便受百殺者。不出其國。兵備任其鄉實。

在可為繼復不得悉然然為之首善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
不出三分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大政務多端世事
之未盡理者難編以疏舉振領摠綱要在二條凡政欲靜靜在息
役息在無為倉庫欲實寶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為政欲善信著
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
轉以終其謀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
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
靜矣此三者既與難不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
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有足
妨農皆務所息此悉必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
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
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臣
述加功以塞其前在河汴將合沂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
亦不得已已歟善事雖多難計輕重自非道如此類準以為率乃
可與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其輕重惟審其宜知可與可廢
甚難了之自非上智遠求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
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
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恭不患
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五至於如蒙緒所憑日月
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臣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領此
二者何務孰急陛下以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光之私
議竊以陛下於孝文臣以為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別
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埽滅疆吳奄征南海又
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懷之德冠于百王又
有之矣循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在善其身之政建藩屏之
固使聖恩以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真與禹武比隆何孝文
足去臣之此言非臣下寢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狀若所以資為安
之說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

使六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以終必有成願世下必容臣言

眉山新編兩晉策要

晉書七

李重陳九品疏

重少好學有文辭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吝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恩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則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跡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顛顛厥覩太平承魏氏風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請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以階級少則人心定又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聖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李重難恬和陳便宜疏

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謬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工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

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惟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由爲立限也去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二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之幹之議此皆襄世踰後當時之惠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若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礙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傳立乞舉清遠有禮之臣疏

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立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立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斯周之典文臣誅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復上疏

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立草詔進之立復上疏曰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詔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土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

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空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散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事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器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祿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資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父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官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重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傳玄上便宜五事疏

秦始皇四年為嶺之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
不困賈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持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祗畏之詔求
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從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早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立持官
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
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
官得七分士得三分入失其所必不灌樂巨愚以為宜佃兵持官
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
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秦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
地利昔漢氏以穀田不實徵穀二千石以十數巨愚以為宜申漢
氏舊法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

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
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謂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
時得備伏見河堤謂者重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襄知水者代
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且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
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曰不務多其畝畝但務脩其
功力芟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
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定以償種非
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
竊見河堤謂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中書召恢
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
鮮卑最其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
人關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
諸部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又安也若後有
動輒列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

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列所制。則恐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西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列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張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段灼陳時宜疏

灼字休然。世果直。有才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陳時宜曰。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非不深也。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

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並起。攬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大宰司徒。衛將軍二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傳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固。非秋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

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以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邦不和。呂氏入周。邦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

又陳曰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元胡健兒。許以重賞。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於部。無一人封者。右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上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尋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

庾峻論風俗趣競疏

武帝踐阼。累遷侍中。加諫議大夫。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王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銜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取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士。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

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
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
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
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諂之
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
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責。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
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
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
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左官之制，俗
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召，敗而後見。用故
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
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群言。
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
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收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
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
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士，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
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受歷試
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選益小。
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
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絮如真禹，冠一免而不著。乃知止如
王孫，知足如陳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
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
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
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外而不已，必困。
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
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
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
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戴淵言學校疏

元祐中。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遂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神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且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聲遠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多於曩時。勳與不勳。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河漢滂沱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沉曠載累。絕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外降之儀。且不聞鍾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亂世尚武。文武並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言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際。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

應詹陳便宜疏

夫都督可課田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與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未。伎道无游人。不過一熟。豐饒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迩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紀瞻請徵石鑿疏

時都督據鄒山。屢為石勒所侵逼。瞻以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

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鄒鑿。少立高操。躬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死一旅。救援不至。然能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寡。無以立功。既流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鑿從容。三。隨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究戰之闕。自先朝已來。諸將受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得加常侍。到院鎮。北陳。瞻鎮東。以鑿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處。難。至。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聞聖懷。垂問。巨尊。冀有豪釐。萬分之一。

眉山新編兩晉策要

一晉書八

荀崧陳簡書博士疏

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
 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
 博士各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擬上疏曰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
 後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綽通治古今行為世表者
 類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明子以引儒訓
 三則祠儀二曹及大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性初宜
 屬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宗儒與學並始明堂
 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習東序河圖祕書悉藉嘉禾暑
 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生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
 王何顧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士師
 徒相傳博士如林猶選張華劉暉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
 子沒而微官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遺容
 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業正雅頌於是乎
 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時並日猶千之一
 臣學不章尚才不弘通方之華宴需風殊邇思竭駕駘庶增萬分
 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稽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
 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
 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
 時垂自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禮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
 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善者誹賞惡者誹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危時禁是以
 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
 左立明子夏造膝知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立明
 退獲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難張本繼末以發明經

奇。多奇。學子好之。積公羊高。親父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使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言。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亦未能孤廢。今去聖又遠。其文將廢。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別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且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路。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若評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素。

虞頌上選將疏

頌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

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收野之戰。呂望杖鉞。滄夷作難。召伯尊征。殪仇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推士

四百八

為相。三軍不勝。枚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造說。魏尚復守。詩稱趙武。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外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則寇竊之幸。陛下登昨。賊陽四攻。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弱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龜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且葛伯違道。湯獻之生。吳淠失札。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龔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狄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恃以願陛下。諮之群公。博舉於眾。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糾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其勇。其勇而見慢。悉欲自裁。出覲。洪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整婦。倘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朝者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

王導乞置史官疏

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

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業未被乎管弦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列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

袁瓌興國學疏

瓌為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凌遲瓌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教也宗典訓以引遠代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籟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訪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輿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具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羊祜上伐吳疏

晉將伐吳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上疏曰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北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後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
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
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
是或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危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
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竟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後得
濟世豈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
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保者悉然俱散今江
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後於劉禪三人
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
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攻往天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
久且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
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所以疑之多
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可
兵出其虛空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
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
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
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遷不能持久弓弩
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
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
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

孫綽諫遷都洛陽疏

天司馬元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
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而莫敢先諫綽
上疏曰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條河渭清

履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猶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其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憂恐不達。泗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患。誠由道喪。然中夏多難。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無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儉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在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龜成。還域泰山之實。既難以理保。亦恐不思。豈不纏於聖心。志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天首受大謀。獨在天

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甚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驗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頃驅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淨澤。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界外之危。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除寇所以為人。眾畏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出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且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渠。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夜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夙馳電赴。若身手之效。痛痒。

率然之應首尾山陔既固中夏永康陛下且端委紫極潛脩德政
躬行漢文簡樸之志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填甲兵少養士戚寇
為先一兵行之無使廢廢身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
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拾百勝之長理與天下而
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齒君臣相與分養德業培靈元
吉豈不使乎今溫唱高議聖朝玄同臣以無微獨獻管見出言之
難實在今日而且區區必聞天鑒者竊以無諱之朝在昔進說易
堯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竊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
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熊遠乞脩園陵討逆疏

元帝作相引為王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與哀遠上疏曰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
遠近希聞答之宜當有王謂應更遣使攝河內王按行得審而然
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
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耶臣子奔
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邨遺黎
至仁也能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
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於往日
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北庶嘔吟思德於下今
順天下之心合魏駮之士為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朝
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天屬有杜弼之難
不能從

熊遠諫疏

齊江東卓劍農桑廢弛遠建議曰

五帝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工許六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
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由云本還未故也時議者謂中興初正且

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舜朔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行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弼蟻聚湘川此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復端元日正始之初貞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在昔桓桓賈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立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夷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經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宗戲弄之好懼淳雲韶雅頌之美非紛執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

熊遠諫親征疏

鄧那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弼遠上疏諫曰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國陵逾寇游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弼

二

七

小豎也抄湘川此年征討數不馬昔高宗伐鬼方二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公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遺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必當征思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遠必不後時昔唐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軍守即賊不足慮也

王鑒勸元帝親征杜弼疏

時杜弼作逆江相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丘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入耳而百越鳴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荆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

軍有絕乏之色。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孽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聖纛旗反旆，元戎凱入。夫在且久也。昔齊放未期而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个胃生蟻，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聲，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黠武之衆易動，礪弓之息難安。鑿之所其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裨，軍帥屢失，送死之寇，兵獸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一巨，其力可得而宣，能罷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幽併之重，寔名將於安成，連甘阜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也。勤劬卒以保之，深藩堅壁，稔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勢，奇擾其室，示大信，開以生塗，壯發之頸，固已繼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器役重人，不可擾鑿，謂勸授以制敵，命必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其愛者，且伐病則削肌，刮骨去然，守不可虛。金謂士導可委以

晉八

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整，不足動千乘之重。聖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校討得肆其變。卒今温懷不存，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葛章猶不可長，况狼兇之冠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曹於郟，蔣晉文探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牙遠近，商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擲風沐雨，盡瘁不殆。馳騁四方，匪皇尊處，然後皇基克。漢元勳以勸，今大獎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戮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豈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楊於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駘豪嶮，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素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儻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秦紹猶豫，後機挫，咽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金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鑑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皇夏，非出軍

之時。鑒謂今宜戒嚴。須秋而動。豈非舟車費。曾不十日。可到豫。豈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益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鄧。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歸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此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越也。今濟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覽以凡瑣。豈勝駭音。思竭愚忠。以補萬一。如堯之言。聖王不棄。成卒之謀。先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踰奏。帝亦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張。

庾亮移鎮襄陽

石勒所死。其有開復中原之謀。上疏曰。

蜀胡二寇。凶害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其弱而胡尚彊。並伺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

練。衆費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省逼劫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連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准涇壽陽所宜。進據巨。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

庾亮諫復襄陽

蘇好季有文章。叔父亮將遷襄陽。蘇在十五。以書諫曰。

承進據襄陽。耀威制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使在於旦。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樂生守齊。遂至廢載。今皇朝既隆。無有解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曲俱繼。有汧流之難。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躬履震。運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虜糧有抄。截之患。凌略之密。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以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同。況於臨事者乎。願通師及。詳擇全。務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

極天亡此虜則可沉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
願詳思遠猷等其可者翼其奇之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八十一

眉山新編兩晉日策要

晉書九

庾冰言時事疏

康帝即位。冰弟翼當伐石季龍。除冰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臨發。上疏曰。

臣聞循家龍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覺故類仍。朝望國器。並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敢駕之駟。以異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言。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琬纒。以引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摠萬機。猶兼聽將相。或借評與人。或求訪芻蕘。豈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關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異否。於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才。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開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業。以摠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踈弊。回不覺辭盡。

庾翼北伐疏

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

賊季龍年已六十。耆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凱雖驕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滇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愨。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素

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以將軍相宜。漢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以及數年。興復可。無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无可。移據淮泗。藉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乘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

桓冲移鎮上明疏

冲作鎮荆州。既到江陵。時苻堅疆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在校送死。則舊郢。以此聖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闕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

蔡謨諫陳光攻壽陽疏

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眾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雖任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生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馬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天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驍。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官見。謹言陳聞。

張駿乞齊力討賊疏

駱承祖父基業據涼州五郡咸和九年詔遣唐高祖印板進駱大將軍駿遣參軍楚護上疏曰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序聖德心繫本朝而三六叔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懼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朕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重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御感昇管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巨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李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蒙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鉞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北燕離主漸再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縱橫之利懷三惡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三閭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沉以荆揚慄悍目州突騎吞陸遺錫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引巨慮未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軍俱至也

張重華上疏

石氏亡符健復據關中重華遣使上疏曰

李龍自弊遺燼游魂取亂侮工觀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巨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六哲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具康獻皇右詔報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

江統諫太子疏

統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請禁百統上書諫曰

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
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
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以垂察納。其一
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
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
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遂近觀
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
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
入君。雖有聰明之姿。敷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
以五臣異。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公為保傅。史
佚弼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
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詔詢保傅。
訪建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畫。雖不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燦
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

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菽。禹稱卑宮。惡服。漢文
身衣弋綈。足履草屨。以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王。沒見宗祀。及
諸侯脩之者。魚魯信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蚘冒。以筆路藍縷。用張
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妻不衣鳥。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
匡右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
靈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
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
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有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
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儻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
鍾鼎食。亦因下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
園。鑿師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
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
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
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玉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

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書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日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不有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曰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粟粟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正夫請學為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菽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放莫以為恥繩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菜籃子雞麵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日竊見禁士令不得結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學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

孫惠諫齊王園蔬

臣輔政驕矜日甚賊曹孫惠上諫曰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指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賈白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蹕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殫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撤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也竊竊所不安也自承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王無嚴畫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黃和尙經人

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感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厥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志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象郊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消遙重仞之瀟。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頹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喪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冒從戎于許契。闊斬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數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于廷。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雖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

周高謙解尊號疏

元帝為晉王拜高奉朝請高上疏曰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及。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讓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白是忤旨。

周高謙疏已上尊號

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尊等。高上疏曰

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者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重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議。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

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巨王，管仲之佐齊桓，襄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遠為國憂者。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以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福，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以假以權勢，其與發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虧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稔言沉淪，如石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吾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魏魏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

顧祭諫疏

元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乃機祭上諫，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少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國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

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殯未安。築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阻事。斷賓客問。許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彦。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引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士之士。未盡才用。祭又言。陸士光。身正清貴。金玉其質。甘李思忠。款畫誠。膽幹殊快。彭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祭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考。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况潜。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江造諫營造疏

適為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脩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

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引於皇之尊。尊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

二百九

興百堵之休。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子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羨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隄河洛。兵不獲戢。運成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變

觀之隆盛二代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為道遠足以尊道德
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
績惟疑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過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无窮昔漢
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止辭巨象才非若人然職忝近
侍言不足採而我任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眉山新編兩晉策要

晉書十

熊遠上災異疏

時及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引過遠復上疏曰

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果足以
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
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滄負乘其職明
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
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
年不飲酒食肉況此取尤大君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
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
於上而群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
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自求不求才幹鄉舉有道廢請記交
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誠虛資以

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途日開疆弱相陵免枉不理今當官
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詭譎從容為高妙廢湯為
匡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王法所不加清論夷其
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夷其
賢漸相登進任不輟官攀龍附鳳翔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
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不整
風俗為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
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
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以辭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
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訪進將來
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
之所由也求迂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
芻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

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立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折節而惠。何憂乎驩。樂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郭璞上災異疏

太興初為著作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咸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正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外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繁理有壅滯。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昭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達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

王昌

二

全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在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流長標。伯者小入。雖罪在末。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全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躬勤無怠。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朋震薄蝕之變。狂狡春蠶。戾之妖。以益陛下肝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向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貪與者。所以饗福。貪數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子之責。蕩除瑕釁。登陽布東。使幽弊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閑箴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如。體之自然。天假其祿。魚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祀之遐武。祥靈表瑞。人士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

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昊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緝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振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感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魯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靜以鎮俗等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恐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致肆狂警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

復上疏

其後日有黑氣璞後上疏曰

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征言事家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外陽未布陰陰仍積故為法家刑獄所麗變坎加離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去六七文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與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年歲始日有各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變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惡感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奮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詔立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譏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

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
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群心。沉臣蒙珥筆。朝末而可
不竭誠盡規哉。

復上疏

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
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
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
一善則拜。見規諷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歟。天下以至公也。臣竊
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祿不隆。聖赫之風未濟者。
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
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圖國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
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
變。在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

三十一

四

水皆洪溢。歲用無年。適聞美興。復欲有構。妾者各微漸成。臣甚惡
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憊。甘亂者多。小人愚嚙。
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若道虧則日蝕。人
情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也。著實於事者也。
假令臣遂不幸諺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大固靈基。
黔首顛覆。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
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
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北庶
幸甚。祠祥必臻矣。臣今所陳。實是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
亮臣誠。若所啓上令。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
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

劉波上災異疏

符堅敗。朝廷欲鎮靜北方。出波都督淮北諸軍。與州刺史。以疾
未行。上疏曰

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動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虚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親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安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一光翳曜園陵懷九哀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黍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軋網於已墜細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列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改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霄潰觀大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立風御世真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

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劉臺之詠弗聞景皇帝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身循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百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朕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荷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爲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同京之思昔漢宣有亡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

於下。今則不然。嘗時之職者。以家業為辭。擢窮恤帶者。以公爵為
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
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
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
故有失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公。畏感之災。所
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
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斷是迴聖恩。大詢群后。
延納眾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祭其所由。觀其所以。
審識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尾



